

## 稿例

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，電郵至wwwcreative@hotmail.com。勿一稿多發（包括網上）。一經刊登，謹奉薄酬。

### 手寫板

石孝義

作者簡介：天津市作家協會會員。2008年小說《老厚和他的驢》獲第17屆「文化杯」全國梁斌小說獎一等獎。2009年散文《懷念色彩》獲第18屆「文化杯」全國孫犁散文二等獎。



香霧，游離了烏黑的鑄鐵香爐。猶疑着，撕扯着爬向半空，像是用舊的紗，大塊大塊地飄蕩在空洞的山光中，空隙間不失時機地填進來許多橘黃的天色來，看到眼裡感覺是那樣的舒服。隔着這「舊紗」看藥師殿的屋瓦，青灰的顏色，深淺不一，連同簷下的畫棟、木格子門窗，處處讓人感到一種古老與寧靜。

藥師殿門外的老槐樹正叱咤着所有的綠色，灌滿了蟬的樹冠像是一隻巨大的「吹笙」在肆意地吵鬧着。老義工在這蟬聲中竟像是沉沉地入定去了，只剩下嘴巴與手心的念珠在和諧地動着。褚紅色的磚牆、殿房、花樹，還有那對執着的石頭獅子，都亦明亦暗地浸泡在暮色的陰影裡，一塊塊斑駁得像是遺留在沙灘上的礁石，慢慢的被濃重的陰影一點點地侵蝕着。或許是太晚了，看不到一個遊人，我定定地站在香爐前，一串信筒帶着尖銳的哨聲劃破殿頂上堆落的千年塵埃，一頭闖進了西方明亮的日頭裡。西天一束耀眼的白光追來，接替了這喧聲，在不經意地仰首間卻莫名地定格了我的意識，刷新了我所有的思緒。剎那間，我彷彿被融進了那片光亮的色彩裡！地上投影將我的身子斜斜地拉出很遠，我低頭尋找着，發現竟直直地穿過花樹的縫隙撞到後面的石井壁上，才折了身。

無人的去處才能叫得上一個靜。寺院裡已經空空洞洞的沒了一個人，可曾經有人來過的地方，還是會留下許多的印跡，像水泡泡過的土地。沒有接待過生命的地方，會讓你從眼睛到手背都能感受到一種像水一樣的清純，森涼的沁人心脾！西跨院即是這樣的去處。幾處白色舍利塔，自由而散漫地瘋長着的野蒿，再就是遠處連綿的群山。我喜歡沐浴在這份久遠以來一直未被裁剪過的寧靜之中，哪怕是變成一處失掉生命力的泥像或是古樹也是好的啊！想一想，終歸是歸想，也只能是歸想！或許是因為呆得太久了，蹣跚挪移而來的老義工口中綿綿不斷的佛號聲，打擾了我的這份閒想。看着他不時撩起的眼神，總是笑咪咪地在慈祥與無念之間閃爍，於是便放棄了委身於泥胎的打算，笑笑，隨了他又回到藥師殿前。日頭低了，四周大塊的陰影，已經被滿院的樹影分割成了眾多像篩子眼兒狀的網格，可堆集起的斑駁卻始終未失慌亂，只是沉靜地等待着夜色的統一。

天愈發的暗下來。越過東北角叢樹掩映的矮牆，斷斷續續的佛號聲從大雄寶殿中傳了過來。咚咚的木魚聲就穿插在這聲聲不斷的佛號聲中，起蕩、迴旋。我信步走到矮牆的葛籐處，可佛號聲卻在一聲清脆的引磬聲中，戛然而止了。六、七個身着黃、赭、灰不同袍色的僧人魚貫着從佛堂中走出來。角門外，各自風一樣地隱沒了。遺留在眼睛裡的黃、赭、灰的顏色卻久久不能消化下去，僧人的形象也一同陪伴了來，在腦海中鑲嵌着。於是，就又生化出另一分的神秘與久遠似曾相識過的寧靜

巧遇了，衝擊着思維。

靜，撫扶着夜色終於來了。蒼白的圓月端端正正地坐在西殿掛角的簷上。這個塵凡的大地上便又多了一份安詳與靜謐。黑漆漆的山色棲身過來，整個天地彷彿被揉搓成一個整體，裝進了木桶裡。遠遠的那團焦墨般的黑該是峰頂了吧！夜色中的山頂該是種甚麼樣子呢……寄居在客房中，唯有思想與耳朵是自由的，隨着秋蟬聲，夜鶯聲，布古聲，不停歇地游離着，流瀉着。深夜山裡的各種聲音永遠像湖水中搖曳的月光，無意卻又總是有意。閉上眼這聲響便忽遠忽近地傳來，一會兒長一會兒短，一會兒高上去一會兒又掉下來。來了便不願離去，非要在這裡賴上一會。因着你的在意，剛停下來，卻又總是難免會遭受着另一聲意外的戲耍，有如西牆角盯緊線團的貓，剛剛定住神卻又另一隻突如其來的線團引逗跑了。一聲傳來，另一聲也許會隔上一會，也許就一刻不停地追趕了來。不一定在一個地方，也分不清是在甚麼地方。只是在夜色的包裹下，來去。深得像鋼絲在心間劃過了一道深痕，淡得卻像露水浸潤了一下眼睛便溜走了。任你追，任你趕，就是不回頭地跑到回來時那片深遠的群山裡去了。睜開眼，院子裡昏黃的燈不知甚麼時候亮了，拎着水壺的小沙彌匆匆地從門前閃過，這山間各種的「梵唱」自是打動不了他的。在這孤寂的山寺中，千年來我不知又曾有幾人留意過這聲音。也許是緣份吧！匆忙而過的山音不知是否記住了我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記住它們多久。

月色蒼白，在院子七八盞燈光裡顯得更蒼白。東院般若殿的佛號聲在咚咚咚的木魚聲中又響了起來，比傍晚時只是多了一絲的空曠與悠揚。一聲頌，長長的像撞響沉寂萬年的銅鐘；翠聲隨，在連聲木魚聲中起伏跌宕。母親細聽，彷彿是一塊仲夏的寒玉包在了心間，讓你久久地品味其中的無盡寧靜。南無一阿彌——陀佛……千載的佛號，千載寺，鐵打寺院流水僧，在古寺的樹影裡，青瓦間，這佛號聲也不知嘶磨過多少遭了。翻着一頁頁泛黃的古寺山志，不知不覺中這「千古興亡事」，便被這佛號聲揪着不得不跳出來。是啊！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……恍忽間，不知甚

麼時候窗外一抹淡淡的野丁香花的香氣飄了進來，一下子打擾了我的這份懷古，「彷彿是當年故鄉南窗下的野丁香清香啊！」記憶真的像長了觸角，一下子肆無忌地向記憶深處爬去。鄉愁的閘門被打開了，一幅幅畫面噴湧而出，重重的彷彿有五千斤，斤斤壓着你的眼睛；一切的寧靜都換了裝，逃得無影無蹤。我也想逃去，可引逗的眼睛裡的鄉愁跳動的更加有趣，索性來了氣，任着你，來吧！它卻瞬間沒了生機，靜又慢慢地爬了回來，只是這次蒼老了許多……叮——叮響了，佛號聲停了，院子裡傳來雜沓的腳步聲。我坐起身，一切彷彿又跳轉了回來，可也不是。想努力再搜尋出剛剛的那份記憶，竟然「了不可得」，「哪去了呢？」山音不是還在嗎！細聽，哪裡可是啊！你聽，弱了，零散了，像宣紙上甩落的墨跡斑斑點點地暈化開去。

門前池中的荷花寧靜地矚望着月下昏黃的燈光，漸漸的也要睡去了。夜更深了，低頭看到手中的書，彷彿剛剛遠離了一個世紀，睡吧！我合了書。可南窗外的鐘樓，卻輕輕地傳來一聲清脆的鐘聲，一下子將剛剛瀰漫起的睡意擊碎了，周遍無盡的山音也一下子被洗滌掉大半。鐘——鐘的鐘聲清淺地穿心而過，像線像絲。夜下，僧人一聲渾厚的喝唱傳來，猛然讓人聯想起一種古老：願此鐘聲超法界，鐵圍幽暗悉皆聞，聞塵清淨證圓通，一切眾生成正覺……沒有一點矯飾，像一杯涼茶，默默地澆在心上，讓人感覺通體的清涼。沉鬱的鐘聲、古樸的偈語，就這樣相擁着在夜色深沉的山間隨處地流浪着，揚蕩着，牽掛着每個客居人的心。每個字眼似乎都不是那麼的清楚，每個字音又都似乎被刻意地拉長了。可就是莫名的有一種深沉，一種耐聽，自自然地灌進你耳朵裡來。追趕着所有的喧囂，那空靈清涼的世界便一剎那間再度降臨了，光亮而寂靜，像滿日照耀下的大江，一點點地哄着你沉溺了，一切又都成為當下的一種回憶……

悠然地不知甚麼時候睡去的，北窗的燈火、南窗的暮鐘、滿池的睡蓮、巡迴的僧侶都留在了心外，停駐在心裡的只有那暮鐘的清幽與低沉的僧唱，一遍遍地在心裡往復地流淌着，流淌着，再流淌着……

### 浮城誌

林萬來

作者簡介：台灣省雲林縣人，國小退休校長，已出版五本散文集。

## 夢回童年小店

昨夜，我夢回童年小店，歷歷在目的小雜貨店，店中的一景一物，都成為童年最甜美的故事，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。小店是位於村莊北邊的一間小小雜貨店，它寫滿母親從年輕到年老的生活故事，對別人而言，它可能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小店，但對於我們林家而言，是我們一家人生活的重心，敘說着我們兄弟姊妹童年愜意的歲月。潮來潮去，日升月落，日子的軌跡帶來神奇，一切都因為有小店，帶給我們無限的幸福和滿足感。

每天，在晨光微露之際，麵包店的老闆就送來各式各樣的麵包。我總在背起書包之後，帶着惺忪的睡眼，漫步到媽媽開的小店，挑三揀四的選擇自己最喜歡的麵包。在那個經濟貧乏的年代，能吃到麵包可是貴族的享受！而我一面吃着早餐，一面走在上學的路上，心情愉悅的欣賞晨光下的各樣村景。

小雜貨店是父親開始身體並不很好的母親看顧的店，賣的都是生活百貨必需品，香

皂、肥皂、洗髮精、牙刷、牙膏、蛋、泡麵、麵線……等等，種類繁多，應有盡有，足以提供各戶人家的日常生活所需。每次村子的婦人及小姐一踏入小店，就坐在長板凳和母親閒聊起來，到最後要離開的時候，總會買個家庭日用品回家。因此，母親都和這些婆婆媽媽成為好朋友，也成為她們的顧問，甚至為她們排難解紛。因為母親是一位通情達理的人，在生活中運用各種智慧，更不會道人長短，所以村人都很信任和感謝她。

店裡也賣糖果、餅乾及各式各樣的汽水、飲料。夏天賣冰棒和銼冰，生意最好，時常在蟬鳴四起的酷暑，店前的四方桌上坐滿了人，吃着母親親手製作的銼冰，仙草冰、綠豆、紅豆，水果冰都很受人歡迎，一時店內外人潮滾滾，沒有位置坐的村人，或蹲、或站，總要來吃一碗大碗又便宜的冰，母親會讓他們吃得津津有味、口齒留香，心滿意足的回家。也賣季節性的水果，也削鳳梨、削甘蔗，讓人可以遠遠的聞到鳳梨香味，吃到甘甜的紅甘蔗；秋冬季節，還賣母親自己親手特製的肉粽，每次在廚房一起鍋，就香味四溢，成為村人上田做莊

稼最好的點心，因為價錢合理，所以那時候，肉粽一天可以賣個兩、三串，生意不惡。

我不清楚小店生意很好的原因，是不是母親都會給村人賒帳？等村人的作物收成了才還錢。但我知道家母做生意，賣雜貨，賣的是與村人的信任和感情，是給村人購物方便，根本不是以小店來賺錢。母親甚至會將一些餅乾、糖果和水果送給跟父母來店裡買東西的小孩，一些零頭也不會拿，大部分的東西都算便宜，有時賒本也賣。母親不識字，我就成為小店的記帳童，有時漏記帳或村人沒拿錢來付帳，母親也不計較、不催討，日子久了就一筆勾銷，因為她認為許多村人家境都不好，我們比他們還好些，就算是救濟他們吧！至今依然有村人對此事津津樂道，都認為母親是仁厚又慈悲的菩薩，一定有福報。因此，不論是大人或小孩，小店都是他們最喜歡光顧聚會的地方。

這家「店仔頭」，朝八晚九，都是大人悠閒談天的所在，也是鄉情傳播站，全村大小事情都在這兒傳述着。母親年過七十之後，因體力關係，不得已關了小店；然而小店情深，至今依然烙印在我內心深處……

### 短載

伍淑賢

作者簡介：作家，廣東人，香港長大和工作，現職傳訊顧問，閒時看看書，寫些小故事。

##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

前言：

英人治港百五年，我們七零年代創校的中學，也四十載，與英治重疊的時光，說長不長，卻也不短。港人現忙於人前人後展示雞蛋仔、菠蘿包、絲襪奶茶，建立一隅的身份，我卻記住了一些明白與不明白的事，一些忽聚忽散的人。四十年前，有老師稱我們為「山上來的人」，現在是時候翻翻那段經歷。

(一)

中學四十周年校慶特刊，找我代表第二屆畢業生寫文章，真是最奇的事，因為我中學根本沒畢業。但事已至此，前面無退路，後又有老編這幾十年老同學的追兵，便開始吧。

我們之所以來到這個荒山裡的學校，每人都有個故事，我的故事由爸爸開始。爸爸是個廚師，以前統稱廚房佬，並不是甚麼體面的行檔。我老爸更中年才來犯哮喘，廚房密封的油煙受不了，不得已轉去地盤做散工，給工地判頭伙計煮煮飯，煮到這荒山裡，一個新蓋的中學地盤來。其時施工已七七八八，三面是全新的屋邨，第四面仍是野坡。

有天我跟爸爸去地盤玩，他正煮飯的時候，有個穿戴白袍白帽的女人，帶着一條沒尾巴的大黃狗，來找爸爸，跟他說了些話。女人要離開的時候，見到我站在背後，問我叫甚麼名字，有多大，在哪兒上學，我都答了。她拉了拉我的手，笑着說，九月開學時，帶她來我們這兒讀中一吧，我們有位。

晚上，爸爸解釋給我聽，白衣女人其實是個修女，是自己不結婚，奉獻一生給社會做事的人。是的，爸爸是辛亥革命後幾年出生的，即是民國的時候，他已經見過很多修女和神父了。都是好人啊，他在家中邊給我們炒菜邊說，聽說有些還給活活燒死呢。有次他在煎一個荷包蛋的時候，說，剛來香港那年，住柴灣木屋區，也拿過天主教會派的奶粉精，現在，到你們拿了，不過拿的東西更好了，是學校的位子呀，將來就不用在廚房吸油煙。我是邊吃爸爸做的菜，邊聽爸爸講爺爺以前的鄉下，官兵和農民怎樣把神父修女活活打死，也有綁起來沉到河裡淹死的。犧牲的有中國人，也有可憐的藍眼睛洋人，離鄉背井的，都年青呵，就像着蠅給忽的捏掉，家人永遠都見不着了。那頓飯真是難吃，荷包蛋放了太多鹽。

然後，爸爸在七幾年過世。以時下的標準，是太短命了，但對他，卻是極度疲憊之後的甜美休息，大家都為他鬆一口氣。不過，這篇文章應該是寫學校的，還是不要離題。

我因為中學沒畢業，所以很久沒作過文，不知道該如何作法。聽收音機的天才說，寫文章要先來點現場描寫，現在就來描述一下我們學校吧。那是一座標準的港貼中學，U字形共三幢大樓：一幢是普通教室，一幢是術科教室，教美勞音樂家政和科學實驗，第三幢是大禮堂，上體育課，考試，搞球賽和大型活動，每年幾次的大彌撒也在這兒開壇。學校前面是大片空地，有個巴士總站，一邊是野山坡，另一邊是一座男校，比我們早兩年開辦，有個神父長駐，再遠一點，有三四家茶餐廳，後面是大排檔和小街市，和一個政府的開閉辦事處，頗有些大人進出，很忙的樣子。因為開閉不久，有些大樓還未拆竹棚，風一起就颳黃土。荒村野店的感覺，不用老師教，我們早就明白。

神父的男校傍着我們女校，地勢又比我們高，很有居高臨下的氣派。據說，神父很早就為男生訂了一條校規：小息時不准在鐵絲網圍邊流連。為甚麼？因為貼着鐵絲網，就可從高窺見我們這些花般的少女。

不過，那時候，我們從沒覺得自己如花，甚至如葉如土也不夠資格，因為我們幾乎一上學，就有人不停提醒我們，我們這種人在這個大世界裡，出身是多麼寒微。這是後話。

我們學校有個規矩，是中一至中三都不換班，即是如果一開始是甲班，便一直呆在甲班，要待中四選文科理科後再重新編班，所以我頭三年都跟同一班人過。仇人多的話，很難挨。不過我只是個不起眼的普通學生，班上沒仇人也沒恩人，雖然是修女親自帶進來的，同學也不知道，況且我老爸是個廚房佬，還會編進精英的甲班嗎？我能在乙班消磨了差不多三年，已經很滿足了。

每個學生，大概都會覺得自己的一班是很特別的，我也不例外。咱們乙班，先不說班主任，單是學生本身，也確是人才濟濟。當然，我只是個中游學生，班上鋒芒最盛的那幾位，我是親近不了的，不過跟我稔熟的同學中，也有好些人物。就依座位遠近說起。

### 試筆

貓牙

## 蟻

那天，天陰濛濛，下着連綿的毛雨。我跟母親到深水埗買點東西，順路探訪住在那頭的堂弟和奶奶。我們買了袋山竹拿過去作客，發現只有奶奶在家。奶奶年紀老邁，但身體總算硬朗，精神一向不錯。三代人一同圍着那桌子談笑風生，分享着那袋山竹。賣水果的老闆送了幾顆荔枝給我們，我看着母親掰開一顆荔枝，紅火火的外殼，晶瑩的果肉水潤潤的，她咬了一口，露出果中那粒丁點兒小的核。最終我也受不了嘴饞，忘了身體底子不好硬吃了幾顆。

隨後，母親拿了個山竹出來，壓破後掰開。忽然我瞟了眼過去，發現墨綠的柱頭內側竟一團黑乎乎。仔細一看，竟是圍聚了一群黑蟻。猝不及防的，牠們一哄而散四竄逃亡。一手拿着山竹的母親說時遲那時快地拍掉手上的幾隻黑蟻，用她那一陽指猛地按死桌上那堆「熱窩上」的蟻。我反應過來時，原本一團十多隻的黑蟻，只剩下寥寥無幾了。母親用手指死死地搓了搓桌上苟延殘喘的那幾隻小東西。我倏然發現桌上還剩下一隻兩隻黑蟻般大個子的「黑將軍」，母親一手捻了牠上手，夾在手指跟拇指間，用力一捏，牠就這樣一命嗚呼了。

這場不到半分鐘的大屠殺讓我雞皮疙瘩。主要的原因不是母親那極其兇殘的殺蟻手法，而是我從沒見過這麼多蟻的「大場面」。本讓我想吃山竹的心思也煙消雲散，還真不知道哪個山竹裡內藏着驚喜。

忽然感到手背上癢癢的，冷不丁看到那僅存的死士正黏在我身上。我一聲驚呼，慌忙失措，拚命地甩着手，可還是甩不開被我當作異物的可怕魔獸。平日的蟻都在地上爬，害怕了也只肯地踩死牠們而已，哪像今天來個「手」上陣。狠狠地拍了拍自己手背，不料這小東西的生命力竟如此頑強，還奄奄一息地在我手背上一動一動，看了讓我又驚又怕，罪惡感一湧而上。最終只好一手攔牠下來，給牠那解脫的最後一招罷了。

奶奶看了，笑着說：「上次你大伯買了山竹回來，一掀開又全是蟻，你堂弟嚇得喊着扔掉。你大伯就說，『扔甚麼扔，有蟻還證明山竹沒那麼多農藥，殺蟲水的。』」

我聽了，也不懂該做甚麼反應才好。心暗付，但要是每次也來這招檢驗，我還真被嚇死了也沒被農藥毒死。

母親也笑了，說：「我和你奶奶也看慣了，沒甚麼可怕。」那天，我一個山竹也不敢吃，即使母親也掰好了放在我面前。自此，我也不大敢再吃山竹了。

後來再想起，我也笑了。我這代大多也是些種在溫室靠吃農藥的荔枝山竹，蟻見過多少隻？

(本欄接受學生來稿，歡迎學校集體投稿。)